



夜宫天

YE GONG
TI AN

语笑嫣然/著

YU XIAO
YANRAN
WORKS

国内第一部宫廷心理学小说

[飞·魔幻]年度最佳人气作者 & 最佳长篇连载
古言天后语笑嫣然另类风格演绎深宫斗争

先皇妃子催眠摄心蛊惑后宫 / 柔弱公主双重人格亦正亦邪
场场心战 / 云谲波诡 / 察言观色 / 步步宫心

漓江出版社



夜宫天

YE^{GONG}TI^{AN}



语笑嫣然/著

YU^{XIAO}
YANRAN
WORKS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宫天/语笑嫣然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407-6275-9

I. ①夜… II. ①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2420 号

选题策划:飞魔幻工作室

责任编辑:匡文妍

特约编辑:杜依晴

装帧设计:粉粉猫 梁旦旦

特约插画:詹 詹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长沙黄花(国际空港)工业园(邮政编码:410000)

开本:700mm×1 000mm 1/16

印张:18 字数:175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731-82755166)



第一章 春在深宫琼楼殿	001
第二章 不知何人夜吹笛	017
第三章 心许良夜幽期	041
第四章 情思已动，两心同	071
第五章 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089
第六章 情知已被山遮断	105
第七章 叹余生，千万种风情	127



第八章 瑶殿影，深宫雪，千岁寒	147
第九章 棠棣之切，灼艾分痛	169
第十章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	189
第十一章 比多情，情深以待	205
第十二章 宁同万死碎绮翼	229
第十三章 往事堪哀，意难回	245
第十四章 不忍云间两分张	259



夜宮天

LONG
YETI

第一章

春在深宮
琼樓殿



002

娟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青丝如瀑，慵懒地垂着，插着花，戴着簪，穿着玲珑的古典衣裙，俨然就是古装戏里面清雅如兰的女主角。她戳了戳自己脸上的酒窝，有点愣，之前经历的种种，惊恐还没有完全散去，但还是忍不住笑了。

虽然娟娟自己也是个美人，还上过杂志，被称为某某中学史上最美校花。可是，跟她现在寄身的这副身体的主人比，她还是差了几分。她仅仅用了半个时辰就弄清楚了眼前发生的事情：

她。穿。越。了。

掐也掐过，打也打过，是真的很疼，不是做梦。这周围古典的陈设、简陋的床椅、褪色的幔帐、清冷的庭院，无一不在昭示，娟娟是真实真切地置身其中，而不是在闹市新开的那间古董铺子里。

雨后斜阳，半盏黄昏，过了不多时，天色彻底暗了，她甚至连烛台也不知道怎么点，一个人手足无措地窝在黑暗的房间里。

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哼着歌，提了一只灯笼从屋前的走廊经过，娟娟连忙出去喊了她一声：“喂？”

那女人提高了灯笼一照：“哟，江修仪？”她好像立刻来了兴致，指着天空那轮圆月说，“你今儿个怎么不到荷塘里捞月亮了？”

娟娟想了想：“江修仪吗？这是我的名字？”

那女人立刻恨着她：“蠢货，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了，活该被关在冷宫里一辈子。修仪是皇上赐你的封号，你姓江，叫江如瑟。”女人说着，掩嘴笑起来，“嘻嘻，真可惜，皇上至少还宠幸过我，你连被宠幸的机会都没有。”

娟娟看那女人说话疯疯癫癫的，想是神志不太清醒，不过听她那样说，心里倒是惊了一下。

“这里是冷宫？那……是哪个朝代？哪个皇帝？”

那女人瞪着她左看右看，痴笑道：“朝代？皇帝？谁知道呢？谁把我关在这里的，我都不想记得了。”说着，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掐着绡绡的胳膊，“江修仪，为何你今天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了？你的失心疯好了？”

失心疯？绡绡这会儿还不知道，她占据的这副身体，江如瑟，两年前入宫，因为容貌出众，所以被琰昭国的皇帝楼廷赐了修仪的封号。哪知道，就在皇帝准备宠幸她的前夕，她却得罪了宫里最骄横跋扈的刘淑妃。

刘淑妃是众多宠妃之中第一个为皇帝诞下龙子的，因此特宠生娇，经常在后宫里兴风作浪。她看江如瑟美貌出众，担心她会迷惑了皇上，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因此污蔑江如瑟对她因妒生恨，说她想害她性命，非逼着皇帝不许宠幸江如瑟，还把她打进了冷宫。江如瑟从云端落入地狱，经受不住打击，没几天便疯了。

这冷宫里住着的，都是跟江如瑟一样失宠的妃子，有些也跟她一样，疯疯癫癫的，喜怒无常胡言乱语。凉亭里的这个，凌氏，据说还差点被封淑妃，也是输在后宫荣宠之争，才被打入冷宫。她只不过比原来的江如瑟稍微清醒一点，平时最喜欢拿江如瑟寻开心。江如瑟每天都嚷着要到荷塘那边捞月亮，是因为皇上承诺过会陪她赏月，月没赏成，就在心里生出魔障来了。

凌氏不停地追问：“江如瑟，你为什么不疯了？告诉我，是不是皇上要召见你了？”

绡绡被她掐得很疼，心里生气，一把扯掉她头上的花簪，高举着大笑说：“哎哟喂！月亮，我捞到月亮了。”

凌氏急忙来夺：“我还当你是清醒的，原来你又疯了。快把花簪还



给我！那是我的，没人能抢走我的东西……”

绡绡觉得，装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没有很好的对策之前，她决定顶着江如瑟的身份，以不变应万变。她在冷宫里装了几天的疯，倒是打听了不少的事情。她此刻身处的，乃是千年之前的琰昭皇朝。而在位的皇帝，是已年过半百的楼廷。楼廷膝下儿女众多，单是皇子便有十八个。这一年，是楼廷在位的最后一年，很快他的皇位便会由他的第九子楼湮祺继承。

绡绡对琰昭国的历史所知有限，就关于楼廷的这一点，还是在古董店的时候，店主告诉她的。

当时，店主是在向绡绡推荐一只琰昭国墓葬群里出土的骨瓶。

绡绡不知何谓骨瓶，只是一走进古董店，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堆里，一眼就看到了那只精巧袖珍、纯白如雪的骨瓶，她觉得，那瓶子好像很寂寞哀怨似的，她想要伸手去摸，却被店主打断了。

“你知道这只骨瓶的来历吗？”

“不知道。”

店主说：“相传，这瓶子是用人的骨灰烧制而成的。”

“骨灰做的？”绡绡当时只觉得惊讶，一点也没有恶心或者害怕什么的，反而问店主，“那是谁的骨灰做的？”

店主说：“是一千多年以前，琰昭国的一位皇帝，楼湮祺。”

店主的声音如在耳畔，绡绡仿佛又看见自己把骨瓶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然后天昏地暗，天旋地转，骨瓶啪的一声掉在地上，竟然化成了飞烟！她大吃一惊，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原来是梦。

四更时分，窗外明月流光，万籁俱寂。

这皇宫琼楼玉殿，虽然充满了新鲜与刺激，可是，那种深埋在骨头里的孤单和彷徨，这些天以来无时无刻不在侵袭着她。她不是不知道这场穿越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的人生或许从此就要走入新的篇章，她激动，却害怕，想退缩，可还有期待。每一次她感到惶恐无助的时候，便只有抬头看天。

黑丝绒般的天幕，嵌着明月或星子。在这个陌生的时空里，满到处都是她没有见过的人或物，她只有抬头望头顶这片天空的时候，眼睛自动摒弃周围的宫殿楼宇，便还能幻想自己是坐在家乡的老房子里，心中就会有片刻的亲切安宁。

这些天，绡绡一直在想，自己之所以会穿越，极有可能是那只骨瓶的作用。如果能再借助骨瓶，说不定就可以回到她的二十一世纪去。可是，她偏偏来了这青弘十九年，楼湮祺不仅活得好好的，还连龙椅都没有坐上，她难不成还能杀了他，自己动手去拆他的骨头来做瓶子？

绡绡有点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啃课本。对琰昭国的正史基本上一无所知，她除了知道琰昭国的第七任皇帝楼青煜是个帅得掉渣、痴情得掉渣，又寂寞得掉渣的家伙，对别的皇帝就算绞尽脑汁也背不完他们的名字。到底楼湮祺生于何时，死于何时，她都不知道。他如果再活三十年，她就要等三十年？他如果再活五十年，她难道就要等五十年才有机会拿到他的骨瓶？还是，她根本等不到楼湮祺死，她自己就先死在这森冷的宫廷里了？

每当绡绡纠结于这个问题的时候，新鲜感与兴奋感就会在一瞬间熄灭下去。到第十天的时候，她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时，有一只流浪的野猫跑到了屋梁上，小爪子一伸，打了滑，眼看就要摔下来。她心里着急，想扑过去接着，便是那一扑，她发现自己就像蚱蜢似的离了



地，然后在半空一个旋身，不仅接住了小猫，而且稳稳地落回地上。

绡绡出神地盯着自己的脚，好半天缓不过来。接着，她便又试了几次，飞起，落下，飞起，落下，虽然并不能运用自如，但无疑，她是会武功的。或者说，这身体的主人江如瑟是会武功的。

绡绡尚且不明白，就一个后宫妃嫔来讲，会武功是一件多么不寻常的事情。她只是觉得兴奋，心中激动，趁夜便在围墙下轻轻一跳，绕过了看守冷宫的禁卫，溜进了御花园。正值仲春，御花园中香粉氤氲，处处葱茏，月光下，树影更是婆娑生姿，绡绡看得欢喜，却忘了记路，不一会儿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了。

绡绡只好循着有光的地方走，躲过了好几拨巡逻的禁卫，便看前方楼宇巍峨，明亮的窗户上，映出几道深深浅浅的侧影。她无心窥看，正要走，垂花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个人。她急忙闪身躲回假山背后去。

月光如瀑，映在那个人洁白的长袍上，长袍轻盈，随着他的每一个步子翩翩而起。他整个人超然得好像天上的神仙似的。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可是夜色朦胧，怎么也看不清他的五官。

只见他走进那扇门，倾身向屋里的某个人行了个礼，门又关上了。不过绡绡倒不着急走了，以她多年研究美男的经验，刚才的那个，单从轮廓来看，也是极品中的极品。要是不看个清楚明白，怎么甘心？

绡绡偷偷地伏在窗外，窗纸一戳就破。她眨巴着眼睛从破洞里看去，却偏偏只看到白衣男子的背影。在白衣男子面前，还有一个身穿黄袍的少年，也是清秀俊俏，气质不凡。绡绡看他神态天真，眉宇间净是期盼，说话的语气也轻快得很，他问白衣男子道：“我下午才和你说了，你这么快就想到办法了？”

白衣男子负手而立，胸有成竹说：“你不是说了，天底下没有我想不到的法子。”

黄袍少年轻轻地打了白衣男子一拳：“嘿，说你胖，你还喘起来了。我那不过是给你戴高帽，让你不好意思令我失望。”

白衣男子从容道：“可是在我看来，那就是实话。”

黄袍少年往流金雕花椅上一坐，拂袖道：“真不明白，以父皇那样的性子，怎么会容许你在他身边当差，你这么嚣张，他竟然没有砍你脑袋。”

白衣男子说话总是不疾不徐，声音里有几分冷凝，他只说了三个字：“你不会。”

黄袍少年大笑起来，调侃说：“我是不会，我那么疼你，如果你是个女子，我早就拉你拜堂成亲了。”

白衣男子头轻轻一扬，说：“若我是女子，你不会疼我，只会头疼。”

哎哟，如此基情四射，总算看到古装活人版的了，内心竟是如此荡漾啊！再香艳一点姑奶奶都受得起，你们倒是有点具体的行动啊！绡绡蒙着嘴暗笑，眨巴着眼睛使劲往里瞧，不过里面的人倒是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白衣男子又说话了：“谈正事吧。”

“嗯，你说？”

白衣男子道：“要救众位后妃，可以借助一场大火。”然后就没了。黄袍少年性急：“寒琅，在我面前你就别端架子了，说详细点不行吗？你是不是非要我把你灌醉了，你才不会这么惜字如金啊？”

寒琅？他就是东御府的都尉寒琅？

绡绡虽然在宫里只待了几天，可也听说过东御府和寒琅的威名。听说当世两大强国，琰昭和凤栖，琰昭国有东御府，凤栖国有锦仪司，都是各自朝廷的情报机构。一来负责国内外情报的搜集，二来负责皇宫的安全防卫。东御府有七万禁卫，人不多，个个却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东御府都尉，更是这天底下凤毛麟角的人物。

东御府直接听命于皇帝，任何朝廷的官员都不得干涉他们办事。人人都说，得罪东御府是死，得罪东御府的头子，更是死上加死。

大家还说，幸亏现任东御府都尉寒琅是个睿智正气的人，东御府的骄横霸道，在他手里才收敛了许多。而且寒琅的模样俊朗得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神仙似的，别说是皇宫，就算全天下，估计也没有比他更帅的。连十公主楼心柔也对他芳心暗许。只可惜他长了一张迷倒万千少女的脸，却不近美色，没事就绷着脸，冷得像座冰山。

绡绡不由得更着急想看清楚他的容貌了，可他偏偏还是背对着她，低头理了理他微皱的衣袖，全然不理会对面那人的调侃：“如果说，火烧御书房，九殿下，你同不同意？”原来，这外表文弱的黄袍少年，就是当今琰昭国的九皇子楼湮祺，也就是即将要成为新一任琰昭皇帝的人选！

绡绡一次过见了两位皇宫里的传奇人物，心中实在忍不住激动。听楼湮祺问：“为什么要烧御书房？”御书房雅致华丽，一桌一椅都是百年来留下的珍品，楼湮祺向来喜欢，真要是烧了，他不是不可惜的。

寒琅还是那样淡淡地说道：“因为我们要借助天神的旨意。”

偷听到这里，绡绡才知道，她困在冷宫消息闭塞，原来宫里的皇帝楼廷竟然在几天前驾崩了。他死前留下遗旨，后宫之中大凡是有过封号的，却又没有诞下一儿半女的妃嫔，都得为他殉葬。

活人殉葬，是以前历任琰昭国君都不推崇的。

太祖皇帝就曾在他的弥留之际下旨所有后妃殉葬，但事实证明，皇陵之上哀哭震天，连民间百姓听见那些女人的哭声都难受得很，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纷纷对殉葬一事嗤之以鼻。因而到了太宗皇帝，他便说，他只要简单的一座陵墓，几尊石刻的人像伴着他就好，不要任何人为他殉

葬。

太宗皇帝这一举动，跟太祖皇帝形成鲜明对比，百姓纷纷称颂。后来的历任皇帝便都效法太宗皇帝，再也没有活人殉葬的仪式了。所以，当楼廷死的时候，说要后妃殉葬，所有的人也都是吃了一惊的。

消息传出去，百姓们私下议论，大多是反对的，只不过慑于朝廷的威严，不敢公然评论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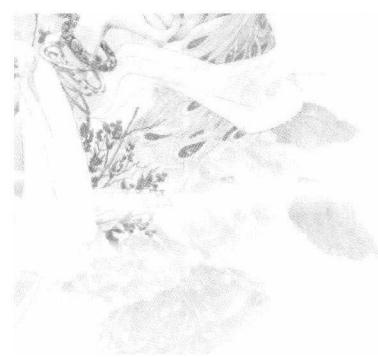
楼湮祺一向心善，觉得这种做法实在太过残忍。生者无辜，更何况，殉葬的人之中，还有一个与他有着密切关联，他非救不可的，所以他才会拉拢寒琅来商议，想找个法子阻止这件事的发生。

寒琅说，这几日他夜观天象，知道后日凌晨必有一场雷电。到时候，他会安排一场御书房失火的戏，造成御书房是被雷电击中的假象。然后楼湮祺对外宣称，说自己在御书房中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里有天神出现，天神对于陪葬一事极为震怒，认为生者无辜，要求他取消殉葬。但他遵从父皇遗训，坚持不肯，因此触怒了天神，而这场雷电，就是天神发怒的征兆。

楼湮祺想了想，赞同地说：“不错，父皇生前最信神的旨意，这是举国皆知的。虽然百姓都说他太迷信了点，但他还真的因为一个梦，而下旨在南边大造风水园林，他说那是天神托梦告诉他那么做的。既然父皇信天神，那我孝顺父皇，因此也听从天神的指令就不为过了。”

他自顾自地说：“几位皇兄不满父皇将皇位传给我，我要是公然不遵从父皇的遗愿，他们一定会说我忤逆，说父皇尸骨未寒，我便不把他放在眼里。如果再借此来煽动朝中一般老臣子，阻挠我登基，那势必不妙。可是，寒琅，你真确定，这样一场火，一个天神之说，就能扭转局面？”

寒琅道：“天神之说，是一个借口，你需要的，还得有一班支持这



个借口，臣服于你的文武大臣。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楼涇祺点点头：“你办事，我什么时候都是放心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

寒琅低眉沉思，楼涇祺问：“你还有话说？”

他道：“沈昭仪——”

楼涇祺顿时两眼生光，藏不住的柔情暗转：“她怎么样？”

寒琅道：“很好。”

楼涇祺拍了拍寒琅的肩：“寒琅，我信任你，有些事情，你不必对我巨细无遗，也会给我一张满意的答卷，是不是？”

寒琅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没有别的事，我出宫去了。”

楼涇祺想了想说：“对了，今早我见过十妹，她要我提醒你，你答应过给她带民间小玩意儿的，别忘了。”

寒琅应承：“我知道了。”话音一落，眼角寒光骤然一凛，身体就如冷箭般敏捷地绕出门来，像一阵疾风穿透朦月轻纱，一瞬间就到了绡绡的面前。

她竟然被他发现了！

寒琅的炽金剑在手，剑刃向着她，月光底下泛着慑人的银光。在那一瞬，她总算彻底看清楚了他的模样。她只想搜肠刮肚，把自己所学的词汇都拼凑起来，好好地描述眼前的这个人，可是，脑子里却混乱一片。

那是她见过的最英俊的男子。浓黑英挺的眉宇，透着轩昂和冷峻。紧闭的嘴唇，再是不经意，也带着优雅的弧度。从鬓角到鼻尖，从额头到下巴，精致到嘴角的一点纹路，都好像是被一双巧夺天工的手慢慢地雕琢出来的。

尤其是那双眼睛。

深邃的眼睛，像含着星，璀璨，又像含着雪，冰凉。绡绡一对上他的眼睛，脑子里总算有了一个形容。

四个字。

举世无双。

这个人，跟楼湮祺的斯文和气相比，更多的是凛冽，是一种如暗夜般的神秘。

011

等寒琅也看清楚了绡绡的时候，眼睛里的那团寒冰瞬间就瓦解了，眉宇之间隐约还有了几丝错愕的柔情。他收起了炽金剑，楼湮祺也出来了，把绡绡打量了一番说：“你不是舜禾宫的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绡绡那才回了神，将视线从寒琅的脸上移开，抓着他的手哭着说：“你是坏人，你要打我……呜呜——你不让我去找我的猫猫……我的猫猫……”

楼湮祺问寒琅：“她是谁？”

寒琅说：“她叫江如瑟，封过修仪。”

“江如瑟？江修仪？”楼湮祺想了想，他对江如瑟还有点印象，知道她自从两年前被打入冷宫以后，神志就失常了。而且楼廷生前喜欢四处搜罗各地的美女，后宫佳丽三千，光鲜的少，可怜的多。他看她疯成这样，也不免心软，便不追究她乱闯之罪，只命人把她送回冷宫去了。

后日，雷电果然如期而至。

御书房失火。楼湮祺依照寒琅的献计，顺理成章取消了陪葬一事。事态的发展，完全如寒琅所预想的那样，一点差错也没有。

很快，楼湮祺登基，做了琰昭国的第十位皇帝。

居靖乾宫。



靖乾宫是历任皇帝的寝宫，规模之大，金碧辉煌。楼湮祺将国号改为锦贤。而且，很快就颁布了圣旨，只将那些原本要陪葬，却获得赦免的后宫妃嫔，统统送往归灵寺，常伴青灯古佛，剃度修行。

江如瑟也在出宫之列。

消息传到冷宫，绡绡几乎从椅子上栽下来，嘴里的枣核喷了一丈远：“出家当尼姑？想我花容月貌，凡心未泯，怎么能就这样搭上了？”况且，如果不留在宫里，怎么能知道楼湮祺的动向，还怎么窥视骨瓶？

绡绡没有别的办法，东御府的禁卫来冷宫领人的那天，她一个飞身跃上屋顶，躲在上面大气也不敢出。

手拿名册的太监喊了好多次，江如瑟，江修仪，没有人应。那疯疯癫癫的凌氏忽然大笑起来，说：“不知道是不是昨儿个捞月亮的时候，掉进荷塘里淹死了。”

太监皱了皱眉，对禁卫道：“白阙门那边还等着呢，误了时辰就不好了，我暂时将这些人带过去，你们几个四处找找。”

众人便依照吩咐，走的走，找的找，散开了。绡绡鼓着腮帮子叹了一口气，冷不防觉得眼角余光处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飘荡着，一看，竟是一件缥色的袍子。一名十六七岁的少年穿着那件袍子，负手站在斜对面的屋顶上，袍子上用银线绣出的云纹，在阳光下泛着清冽的白光。

少年生得白皙，面如堆琼，眼若点漆，嘴角含着笑，微微撇着，神态间颇有点戏虐和挑衅的意味。他指了指下面院子里正在四处搜查的禁卫，示意绡绡别出声，又指了指他身后的另外一座庭院，再做了个请的手势，然后轻轻一跃，便下了屋顶去。

绡绡耐不住好奇，也跟着飞身落下，只是一时没掌握好力道，着地的时候差点摔倒。那少年忍不住笑起来：“我还以为你的武功不错呢，